

某種情況的後現代原精神！

漫談過去式與現在進行式

文／曾媚珍（高雄市立美術館研究組組長、《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蒲伏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展策展人）



撒古流·巴瓦隆與其駐館創作中的作品〔鹿朋友〕（攝影：林宏龍）

再談蒲伏靈境

在《山海子民的追尋之路》蒲伏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展出之前，常有人對「蒲伏靈境」提出問號？因此開展前我已做好隨時回應觀眾的心理準備，然而，展出後卻不見任何的提問。我猜想現場有了藝術作品的具體呈現，任何的文字說明自然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倒是我們的導覽義工每天以他們的生活經驗灌溉「蒲伏靈境」，讓展覽的意境有了更多層次的演繹，就像蔓生在水澤中的香蒲充滿了生命力。對我而言，構思「蒲伏靈境」這個「想像」是否能引發藝術家的共鳴與認同，一直讓我的心情忐忑不安。拉黑子·達達夫直言不諱表達對這個名稱的不悅而提前退出本展覽，是我在策展工作中的一大挫敗，而沒有極力去說服與挽回的冷處理方式，至今我仍說不清楚到底為什麼？但這個展覽沒有他的參與，仍然覺得是一個遺憾。

構思展覽形式初期，原本希望請出原住民當代藝術大老協助策展，因為我先行假設無法進入原住民們的內心。就如前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先生即使特別欣賞原住民美麗、淒迷而充滿神秘的神話和傳說，也試著以山地部落為背景寫過兩、三篇小說，但始終不滿意，他後來很清醒的自覺到：

我雖然關心他們，但我畢竟無法真正進入他們的心靈深處，寫出他們真正的思維和生活¹。

這樣的論點常在一些文論中出現，不管是原住民的抱怨或漢人的自覺。

探詢共同策展的意願後，沒想到我們的大老們久蟄心中的藝術精靈早就蠢蠢欲動，伺機重現江湖。因此整個策展方向很早就有了明確的定調。我們很早就約定共同想一個主題，然後藝術家根據這個主題為展覽創作作品。最早先的展覽名稱林林總總，有：

這裡！哪裡？山海子民的對話—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ITI NI I CO WA—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伊第尼！伊住哇？

山海子民的對話—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漂流的靈境—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匍匐靈境：山海子民的漂流之路

—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蒲伏靈境：山海子民的漂移之路

—南島當代藝術國際交流展

安力·給怒表達「漂流」與「漂移」對原住民族有點負面的感覺，而且不全然能反映出原住民整體的生命樣態，從此「追尋」取代「漂流」與「漂移」。展覽名稱能和藝術家們共同討論是很幸福的事，但是實際情

形是我常常坐在電腦桌前自言自語，然後用e-mail同時詢問大家的意見，安力較常回應我的問題，對名稱我們也較常進行討論與修正。現在想想，我會冷處理拉黑子的退出，其實是在生氣。展覽名稱是歷經數月的醞釀與構思才定案，當開放討論的時間過了，最後才對結論表示意見，對我來說是不公平的。

我的理想是做一個原住民藝術家自己想要的展覽，但這是要各方面條件俱足才有辦法，時間是最大的問題，年度預算的執行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這些都不是高美館之外的人能為我們負責的，因此我的理想只能宣告而無法實踐，除非我們一起來策劃一個沒有時限，不用公務預算的展覽才有可能。

策展過程中，曾幾次放空自己的想法，等藝術家對展覽的具體想法出現，但是，另一個實際情形是：散會之後，大家各自回到忙碌的生活中。長期以來策展人的主觀與強勢，讓人很難想像如何形成一個沒有主張和論述的展覽，即使想嘗試新的行政作為，也需要有充分的時間做後盾，最後我只能回到美術館慣有的策展脈絡及形式來完成這個展覽。

Lisa Reihana新書發表會

當國內藝術家在開展前仍如火如荼加緊腳步創作時，國外借展作品正進行國際包裝運輸與進口報關的工作。8月中在紐西蘭收件的行程中，恰好遇到Lisa Reihana作品的新書發表會(Book Launch)，這本小書由Govett-Brewster Art Gallery出版，Creative New Zealand Arts Council of New Zealand Toi Aotearoa贊助。發表會地點選在離奧克蘭市區車程約40分鐘的French Bay House，這個地方因紐西蘭知名前輩作家Barry Millar，於1950年代定居在此而聞名。8月29日下午約5:30受邀或聞訊而來的人慢慢聚集在French Bay House裡，幾個角落展示著新書，旁邊明顯放著一個牌子：

The Book Launch of Digital Marae/ Lisa Reihana Price \$22

問過陪同我來的Jim Vivieaere這邊的習慣之後，我也買了一本新書，等致詞及表演告一段落後，跟著排隊請Lisa簽名。看得出來，來的大多是Lisa的朋友，有視

覺藝術家、表演藝術家、攝影師、作家、藝評家、策展人及文化機構的相關人員。餐點很簡單，餅乾、麵包、沙拉，全部可以用手拿來吃，倒是飲品有數種紅酒、白酒、果汁及開水，大家都忙著交談，尤其我是新面孔，又是身負重要策展工作的人，相同的話題，在當晚至少重複10次以上。

雖然這是一個社交場合，每個人彼此一定都會很客氣，說些得體的應酬話，但是我從Lisa的藝術家朋友的談話中，看到他們發自內心對Lisa的真誠與祝福，以及對他藝術創作的支持與賞識。一個知名藝術家對另一個知名藝術家毫不保留的表達肯定與支持，是不太容易的事。

Michel Tuffery的思維

Michel Tuffery 2007年來高美館駐館創作，對台灣原住民藝術家有一些觀察與期待，他在紐西蘭勸勵自己與原住民要自立自強，為自己創造機會，讓原住民的

藝術更活躍、更有機會被看見，如此才有談利潤的本錢，才能避免躲在角落自哀自怨的處境。Michel有意將這樣的主張與想法和台灣的原住民藝術家分享，他甚至已創造一個個人空間，未來可能邀請台灣原住民藝術家到威靈頓駐地創作，讓台灣原住民藝術家有機會了解當地南島民族實際的生活與藝術創作情形。

在紐西蘭也有誰是原住民的爭論，基本上，來自南太平洋島嶼的南島語族族群認為自己也是紐西蘭的原住民，我問Michel你來自薩摩亞，毛利人會接受你是原住民嗎？Michel簡單的答說，驗DNA就很清楚知道我們和毛利人的血緣是很相近，所以不能以現在所知的先來後到定義誰是原住民！是的，我們對幾千年前的事是靠有限的資料來推論的，文物的出土、語言的根源尚未全面性的架構成形，如果不能以包容的態度來互相對待，只會徒增紛爭，就像最近西拉雅平埔族想要正名為台灣原住民族群的一份子，被說成「乞丐趕廟公」一樣傷感情。

25%與75%之間

在奧克蘭時，2008年來高美館駐館的Tui Hobson前來會面，帶我參訪他最近參加的一個雕塑創作營，主辦單位提供基本素材、餐點、新聞發佈，藝術家進行10天的創作，作品展示兩星期，若售出，則藝術家取得75%費用，主辦單位取得25%，兩星期未售出之作品，藝術家可以選擇取回或放置原地，由主辦單位處置。

另外，與這次展出藝術家Virginia King訪奧克蘭北邊車程約一小時的雕塑公園—Brick Bay Sculpture Trail。Virginia King有一件地景藝術及不銹鋼作品在此地，不銹鋼作品—Sliver已被購藏移至奧克蘭市中心。Virginia King分享他自己的經驗如何與此雕塑公園合作，及合作中的權利義務關係，一樣出現25%與75%的拆帳比例。活動設計，讓藝術家可以創作，又有收入，或許可以作為台灣非營利機構辦理藝術創作活動的參考，否則，台灣的藝術家大多得找一份佔時間的工作來支持藝術創作，做為一個藝術家，full time 和part time，創作能量與力道自然不一樣。

經驗與專業的展現

這次國外邀展的Lisa Reihana、Shane Cotton、Greg Sume、Michel Tuffery、Virginia King及Deniel Waswas在紐西蘭已經是有知名度的藝術家，在紐西蘭的國家美術館、商業畫廊及私人收藏家那裡多能看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藝術成就可見一般。為此，我不禁佩服起我的同事羅潔尹的「目色」，可以在浩瀚的網路世界裡，找出優秀的藝術家。南島語系當代藝術發展計畫第二、三年，我們和紐西蘭有很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我們多次邀請紐西蘭的藝術家、策展人到台灣認識台灣，他們從台灣得到許多啟發與靈感，不管是在創作上或是工作上。我們在同一議題上進行交流，國外藝術家及策展人因為我們的邀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雙邊的藝術環境，掌握的資訊比我們完整，某種情況，他們能有這樣的機會，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負擔了所有的經費。有時候我不太明白，我們的政府總是很大方的願意付錢培育國外的藝術家及策展人，對於自己國內的策展人或藝術家的培育卻處處小心。從每年市府編列國際差旅

費的例子來看，主計單位總會提問：所謂押運人員是指國內還是國外？確認是給外國人用的，那就沒問題，而國內押運人員所需的經費，則必須透過更嚴格的審核管道，比如，要一年前就提出出國先期作業計畫。市府出國先期作業主要以參訪為主，名額有限，高美館每年固定辦理數檔國際交流展，卻發生過一個出國名額也分配不到的情形。高美館的押運人員出國是以工作為主，完全不同的出國目的，卻一定要框在一個框架裡，十幾年下來，若不是文建會的國外展提供一些小出國外卸展的機會，高美館的工作人員只能用有限的視野來進行國際展覽工作。如果培育的機會不放在國人身上，那麼我們將來恐怕會看到，在充滿自信與傲氣的國外策展人面前，我們只能唯唯諾諾的說：是、是、是。

在紐西蘭與這裡的藝術界接觸後，我有一種親力親為的踏實感，我們對合作對象的理解不再是建構在虛擬的網路中，未來我們是有一些選擇權的，我們也可以下指導棋，不再是焦慮的在電腦前等待對方撥冗回覆，因為這次他們親耳聽到、親眼看到高美館的執行力與完成計畫的決心。

八八風災的衝擊

今年八八風災對於原住民的衝擊，間接影響到高美館9月底的南島展，尤瑪以921災民的經驗當仁不讓的對八八風災災民提供經驗分享，撒古流長期的文化工作資歷，使他順理成章的成為部落重建的召集人。尤瑪後來改變了原來的創作形式，撒古流未能如期的完成作品，以一支短片交代他個人的藝術創作與部落重建無法兩全的無奈。林懷民先生²提醒尤瑪，文化產業與藝術創作只能選一個，但現實的情形是，個人幸福與部落集體文化命脈，你要如何選擇？

有幸的是，他們的作品完成或未完成，一樣精采。風災後的兩個月，尤瑪與撒古流前來駐館。高美館的駐館原始立意是希望藝術家遠離日常瑣事，在高美館所提供的資源與環境下專心創作。11月27日，旅居法國薩摩亞裔紐西蘭藝術家Greg Semu，在文藻外語學院藝術傳播系主任林潔及師生、杜玉如女士、萬進三醫師的協助下，完成一組南太平洋薩摩亞與台灣



薩摩亞與魯凱的對話（圖片擷取自Greg Semu影片）



魯凱族的對話影像，感覺上好像是要透過語根的對照進行DNA的比對。Greg的另一組攝影作品是在尤瑪和Baunay（林為道）的幫忙下，在苗栗象鼻部落進行拍攝的，過程精彩感人，我的同事將為文另外記錄他，「Sacrifice for Glory」是我們與藝術家共同討論出來的作品名稱。撒古流一樣個人創作與大社遷村蠟燭兩頭燒，沒有完成的「鹿朋友」，委屈在大社村民集體遷村事務的急迫性與重要性之下，每日上班遙望著緩坡上架著在三角鐵的鹿朋友們，什麼話也不能說，在224個家庭流離失所，等待著安身立命，七、八百位的部落族人，等著有房子住的關鍵時刻，高美館的工作進度落後、預算執行率的問題就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

發表前一晚，尤瑪的團隊徹夜未眠，為了提供給媒體效果好的圖檔，提前裝置，夜間攝影。誰知尤瑪求好心切，對於未能完整表達出最初的創作原點而沮喪落淚，我覺得尤瑪的作品非常誠實的記錄了他在高美館駐館期間的生命狀態——忙碌、斷裂與零碎。只是尤瑪20年的功力，即使將作品拆解了，每一片都還是很精美的藝術品。

結語

寫下「某種情況的後現代原精神」主要是感慨在「南島語系當代藝術發展計畫」執行過程中，特殊的「某種情況」幾乎隨時在每個工作環節中發生，就像我們與不同文化剛接觸時所產生的文化衝擊一樣。若引用西方藝術史的語法，可以看到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遊魂在部落裡飄盪，現代主義在極簡中產生集體利益的思維，後現代主義在繁複中突顯個人的存在與特色，在個人與集體中擺盪的原住民藝術家，是否有可能從現代闖入後現代，或是在後現代中創造自己的現代原精神，在集體的需求中，尚存個人的藝術空間？

在部落，工作是集體的，而思惟卻是非常個人的，試想，如果集體是一種現代思維，那麼個人就是非常後現代的樣態了吧！

今年是「南島語系當代藝術計畫」的最後一年，當初在李俊賢館長任內我草擬了計劃大綱與方向，當時

的思惟是概念性的及企圖全面性的涵括所有面向，因此一個年度內同時有展覽、駐館活動、田野調查與網站建置，後來李前館長納入典藏項目，使計畫更形完整。整個計畫看起來工作內容很豐富，但是因為同時太多線索在進行，反而無法較細膩的檢視工作內容的品質。謝佩霓館長初上任時，我獲得他的同意，暫緩一年再提出新的計畫，有了三年的經驗，我們的計畫可以更具體，容納更多原住民藝術家的想法與夢想在裡面，我們需要盤整、更需要等待，等待全面性的原住民當代藝術生態更穩健更踏實。

當藝術家們的創作能量盈滿時，就不會再輕易的發問：我們真的夠嗎？在高美館盤整與等待的時候，在沒有藝術行政介入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時候，希望我們藝術家的信心能看見自己的獨特與優勢。我也期待兩個不同的文化相遇時，在台灣能激起美麗的火花。✎

注釋：

15|自吳錦發《山靈的歌聲—序田雅各小說集》最後的獵人，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P2。

2原文記載：「我直說了，尤瑪，你要思考你要生存下來？還是要當藝術家？」天下雜誌426期，2009年7月15日~2009年7月28日，P36。